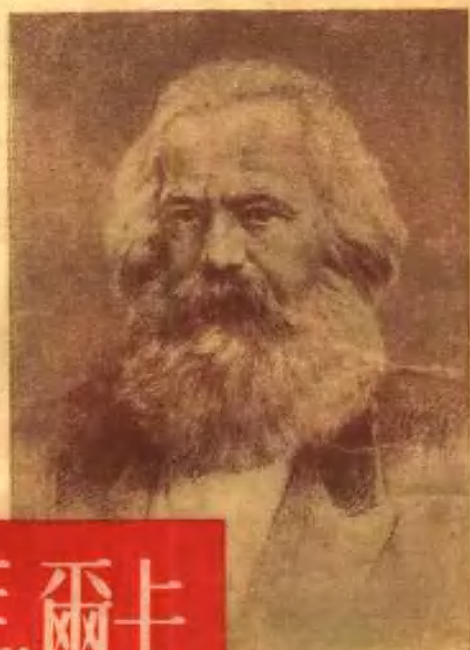




卡爾·馬克思

——人與思想家
革命家

恩格斯等著 何 · 封等譯

思 克 馬 · 爾 卡

——者命革 · 家想思 · 人——

著 等 斯 格 恩
譯 等 封 何

知 新 · 書 館 · 活 生

店 書 聯 三



398·Q98·32K·P.214·\$6.8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三九年讀書初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版(東北新中國)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15001—25000冊

· 總 發 行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濟南 西安長沙 開封

香港大連 哈爾濱 重慶



目錄

卡爾·馬克思	恩格斯著	何耕譯	一五
關於馬克思之死致索爾格的信	恩格斯著	何耕譯	一六——一九
馬克思安葬演說詞	恩格斯著	何耕譯	二〇——二二
卡爾·馬克思	伊里諾·馬克思著	何耕譯	二二——三一
六月事變	馬克思著	何耕譯	三二——三七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與無產階級	馬克思著	何耕譯	三八——四〇
卡爾·馬克思	德列哈諾夫著	何耕譯	四一——五一
卡爾·馬克思	列甫	董秋斯譯	五二——一九
憶馬克思	拉伐格著	董秋斯譯	二〇——二四
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遛狗	季卜克內西著	董秋斯譯	二四——二九

馬克思與小孩子……

(李卜克內西著)

寶秋斯譯

……一五〇——一五五

馬克思主義之停滯與進展……

(廖森著)

蔣天佐譯

……一五六——一六〇

一個工人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回憶……

(萊斯奈爾著)

寶秋斯譯

……一六五——一七六

馬克思與達爾文主義……

(卜贊米里亞德著)

董上譯

……一七七——一八九

馬克思與隱喻法……

(梅林著)

羅南譯

……一九〇——一九四

卡爾·馬克思

恩格斯
何封譯

對於社會主義，因而並對於整個近代勞工運動，首先給以科學基礎的卡爾·馬克思，生於一八一八年的特里佛斯（Trier）。當他在波恩（Bonn）和柏林求學的時候，他所專攻的，最初是法學，但不久即離開這一領域而致力於歷史和哲學。一八四二年，當他就要充當哲學講師的時候，他曾爲威廉第三死後即已發生的那種政治運動所牽涉，因而也就轉入於另一種不相同的生活。他會和萊因自由資產階級底領袖們（坎普浩生 Camphausen、漢賽曼 Hansemann 等等）協力在科倫（Cologne）創設了萊因報（*Rheinische Zeitung*），而在一八四二年底秋季，因爲馬克思對於萊因省議會之議案的批評曾惹起廣泛的注意，他遂成爲這新辦報紙底編輯。不用說，萊因報是要遭受當時的檢查的，不過那種檢查還不足以控制這個報紙。（註一）萊因報差不多始終都能夠設法發表牠所要發表的東西。有時，無關重要的論文寫來本是準備被檢查掉的，那麼就送將進去作爲一個引子。有時，爲要使檢查者感覺棘手，特告訴他說：「假如你

（註一）

萊因報底第一個檢查員是警察參事鐸來夏爾（Dollschall）。這位忠於其職守的檢查員有一次曾在科倫報館去一個但丁神曲之譯本（譯者爲要格來揚斯 J. Philothenes，即已去世的猶克遜王約翰）底廣告，並附加按語道：「不准用神來作供。」

把這一篇論文檢查掉，明天我們底報紙就無法出版了。」當時，假如有十家報紙像萊因報那樣地大膽，有十家報紙底編輯者能夠在排字上再各浪費去幾百塔來（*Thaler*）（註二）那麼，就在一八四三年間，德國的報紙檢查辦法也就行不通了。但德國的報紙主人們是些怯懦的人兒，是些志趣不大而資力有限的平庸的傢伙，因而萊因報便祇好單獨作戰。牠底活動會使好幾個檢查員都知難而退。後來，竟施行了一種雙重的檢查制度：準備發表的稿件，在普通的檢查員許可之後，還須送呈省長聽候最後的核准。就是這種辦法也還是不能十分奏效。在一八四三年之初，政府看到這報紙實在是太厲害了，那麼萊因報便老實不客氣地被封閉。

馬克思在那年底夏天曾和耶尼·豐·威斯特發倫（*Jenny von Westphalen*）結婚，這時便遷居巴黎。在巴黎，他聯合着魯格（*A. Ruge*）發行了德法年刊（*Deutsche-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並由批評黑格爾底法律哲學着手，開始其一系列的社會主義的寫作。他還和本文作者共同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神聖家庭：反布魯諾·包埃爾等人（*Die heilige Familie, gegen Bruno Bauer und Konsorten*）。這是對於德意志觀念論哲學所取新近形態之一的——一種諷刺的批判。

一方面從事於此等活動並從事於政治經濟學及法蘭西大革命底研究，同時，馬克思也還能分出時間來偶而對普魯士政府施以攻擊。在一八四五年春間，普魯士當局為報復起見，便極

（註二）德國底一種銀幣——譯者。

恩紀左(Guizot)內閣下令驅逐這位犯者出法蘭西。(據說，在這一事件上從中媒孽的是洪博爾特 Alexander von Humboldt)。這時馬克思安家在布魯舍爾，而在這裏，他於一八四六年出版了他底論自由貿易(*Discours sur le libre échange*)，並於一八四七年出版了哲學底貧乏(*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這是對蒲魯東底貧乏底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的一種批評。一方面作着這些事體，他同時還在布魯舍爾建立了一個德國工人協會(*Arbeiterverein*)，從而對於實際鼓動工作作第一次的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本是一個秘密的會社，已存在有數年之久了，而在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及其政治的契合者相率加入，這時，他對於革命運動的參加便愈發積極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這一團體也因此改變了牠底全般的性質。在這之前，牠在規模及方法上多少總還是帶陰謀性質的一個集團。現在，爲時勢所迫，牠固然也還是秘密的，但卻成了共產主義者的一個宣傳組織，也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一個最初的組織。凡是德國工人協會所在的地方，牠都打下了基礎。所有英比法瑞諸國底工人協會以及德國底許多工人協會，其份子也就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底份子，而這「同盟」在德國勞工運動底策略上曾發揮出顯著的作用。而且，也就是我們底這個「同盟」，牠首先強調了我們底整個運動底國際性；首先把英國人、比利時人、匈牙利人、波蘭人等等聯合在一個工人階級的組織中而使他們成爲積極的參加者；首先號召工人舉行國際的集會（特別是在倫敦舉行的那一次）。

依據着一八四七年間所舉行的兩次代表大會，這一「同盟」發生了蛻化。在那第二次的大會上，大家約定要確立黨底原則，並把這些原則由馬克思及恩格斯起草爲宣言發表出去。這便是共產黨宣言底來源，而這個宣言也就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前的不久和世人相見，且此後還被翻譯成爲差不多歐洲的每一種文字。

在布魯舍爾有一家德文報紙叫作德文布魯舍爾報 (*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牠盡情地暴露了「祖國」之警察製造的樂園。這裏又有馬克思底手筆在其中發生作用，所以普魯士政府又施展手腕想要把馬克思驅逐出比利時，不過這回並未能收得效果。但在巴黎的二月革命之後，布魯舍爾也接着發生了一種民衆運動，弄得比利時好像也受到了革命底威脅，那麼比利時政府就對馬克思下手了，牠不由分辯地把他驅逐出比利時。在這期間，法國的臨時政府曾已通過佛洛孔 (*Flocon*) 邀請馬克思回巴黎，而馬克思也就接受了這次的邀請。

在法國的首都馬克思底主要事項是阻止當地德國工人那種狂亂的計劃，因爲他們曾打算把自己組織成武裝的隊伍造成德國國內的革命，並建立起一個德意志共和國。馬克思曾指出第一造成德國革命，這是德國自身底任務；第二，臨時政府中的拉馬爾丁 (*Lamartine*) 等人必然地會把在法蘭西地面上組成的任何外國革命隊伍出賣給敵人——像實際上在比利時及巴登 (*Baden*) 發生的那樣。

三月革命之後，馬克思赴科倫，他在那裏建立了新萊因報 (*Neue Rheinische Zeitung*)。這

報紙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起發行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爲止，牠是當時代表無產階級立場的、唯一的、民主運動底機關報。特別顯出這種作用的是牠對於巴黎六月革命（一八四八年）曾與以無條件的支持——這差不多是受到該報股東全體反對的一種政策。克魯茲報（*Kreuz Zeitung*）曾指斥新萊因報，說牠「喫了豹子膽」，竟敢對皇上自國王、總督，下至普通警士，所有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無不肆意攻擊——而且這種攻擊竟發生在駐有八千軍隊的一個要塞的市鎮中——但這種指斥是無效的。已經突然變成反動份子的萊因自由主義者，瘋狂地咆哮起來了，而這種咆哮也是無效的。業經宣佈戒嚴的科倫底地方當局，對於這份越軌的報紙，曾在一八四八年秋間與以停刊多日的處分，而這種處分也是無效的。佛郎克字的「司法部」曾訓令科倫的檢察官根據本報所發表的文字逐篇提起公訴，但這也還是無效的。新萊因報之編輯和印刷的工作不受阻難的進行着，而且，隨着牠對政府及資產階級之日益猛烈的進攻，本報底銷路和聲譽也增大了。當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普魯士政變發生的時候，萊因在每一期底開首都發出拒納捐稅和以暴力對暴力底呼籲。在一八四九年春間，牠曾被檢舉過兩次，一次是因爲這種過犯，另一次是因爲一篇專論；但在這兩次事件中，審判員都作了無罪的宣告。不過，後來，當一八四九年得勒斯登（*Dresden*）及萊因普魯士底五月暴動已經被鎮壓下去的時候，當普魯士反革命運動已經憑大量兵力底集中和動員來開始行進的時候，政府覺得有力量可以強迫新萊因報停辦了。五月十九日，該報用紅色印出了牠底最後的一期。

馬克思這時又回到巴黎了，但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示威運動後的若干禮拜內，政府向他提出了兩個條件，讓他選擇，要麼到布利塔尼（Britanny）去居住，要麼完全離開法國。西他選取了後一條件，走往倫敦，此後他就一直在那裏居住。

在一八五〇年間曾打算要用一種評論形式把新萊因報在漢堡恢復起來，但由於反動底暴力增大，這種計劃不久也就擱下了。在巴黎政變（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之後的不久，馬克思寫出了路易·波拿巴爾特底霧月十八（*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一八五三年他寫出了關於科命共產黨人案件的揭露（*Enttüllungen über den kömmer Kommunistenprozess*）。本文最先是在美國波士頓出版的，後來在巴斯附（*Bastie*）更後又在萊比錫都有再版出現。

在科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底份子被判刑之後，接着有十年之久，馬克思退出了政治鼓動的工作。在這個期間，他主張地是專心去研究在大英博物院閱覽室中所可發見的那些經濟文獻底寶藏。在這個期間底前一段（直到美國內戰爆發為止），他始終是紐約論壇（*New York Tribune*）底一個經常的撰稿者，因而除馬克思署名的稿件之外，這報還發表過出自馬克思手筆的論歐亞事件的一些重要的論文。他以英國官方文件之詳密的探討為根據，而施與巴麥斯發動的攻擊，曾重新作為小冊子在倫敦發行過。

他底經濟研究底最初成果定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一八五九年由柏林敦克爾 *Dunker* 出版)

這一作品裏含有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以及貨幣理論之第一次的有條理的說明。在意大利戰爭中，馬克思（撰文於在倫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報紙民衆 *Das Volk* 中）忙着排斥那假裝爲解放被壓迫民族之自由運動的波拿巴爾特主義，而且還忙着痛擊當時的普魯士政策，表明普魯士是怎樣地藉口於中立而企圖趁火打劫在這一牽涉上，還不能不對佛克特先生（*Karl Vogt*）加以攻擊，因爲他受了拿破崙親王（即「波隆波隆」 *Plon-Plon*）底差使，正在下功夫爭取德國的「中立」（其意義是「同情」）受着佛克特之最可厭恨的及最有計謀的污蔑，馬克思曾在其所作佛克特先生一文（一八六〇年倫敦出版）中與以答覆。在這裏面，打着民主政治幌子的佛克特及其他幾位先生底詭計給揭穿了，而且根據着內外兩方的證明，佛克特被指出是接受了「第二帝國」底賄賂。這一指責底正當，曾於十年後被證實，因爲在付給波拿巴爾特主義受僱者的賬目單（一八七〇年在杜伊賴利 *Tuileries* 發現，並由十月政府公佈）中，諸「佛」之中有一項是「佛克特，一八五九年八月交給了他四〇・〇〇〇法郎」。

後來，一八六七年，在漢堡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這是馬克思底主要著作，是關於他底社會主義的經濟學，關於現社會制度之批評底要義，及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的一種說明。這一劃時代的書籍

在一八七二年出現了牠底第二版。現在，本文作者正在整理牠底第二卷。

在這個期間，歐洲各國的勞工運動也已經重新蓬勃起來了，因而馬克思在這時能夠用作去爭取其久經鍾愛的一種志願底實現。這就是說，去設法建立歐美最進步的諸地方的工人協會，使牠能夠把社會主義運動底國際性具體地顯示給工人們並顯示給資產階級份子及諸政府，使牠能夠給無產階級以勇氣和力量，使牠能夠把恐怖打入其敵人們底心中。原本是爲了波蘭人（當時他們在俄羅斯政府手中又重新受到了壓迫）才召集的一個公共集會，在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聖·馬丁堂（St. Martin's Hall）舉行了，這裏便是一個機會。建立「國際工人協會」底提議，很熱烈地被通過，而一個駐倫敦的臨時的一總委員會」也被選出了。在這個「總委員會」中，而且在此後到「海牙代表大會」爲止的各屆「總委員會」中，馬克思都是其中的領導人。差不多所有一總委員會「發出的文件，由開幕演講詞（一八六四年）起，一直到法蘭西內戰（一八七一年）爲止，都是由他來起稿的。把馬克思在這個「國際」中的活動敘述起來，也許就是這「協會」底一部歷史，牠至今尚生存於歐洲的工人底記憶中。

「巴黎公社」底傾覆，曾把這一「國際」底地位弄得站不牢了。在所有能成功的實際行動底門路都已被杜絕的一個關頭，牠竟被推進到歐洲歷史底前台上。把牠提高到第七種偉大勢力的那些事變，曾把牠底戰鬥力底動員及其在戰場上的運用弄得都談不到了——因爲失敗

該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了，而工人階級運動也許會因此而遭受幾十年的停頓。而且，這個「協會」突然獲得的聲名曾已逗引上了一些爲個人虛榮所驅使的份子以及亟欲利用這組織來滿足其野心的一些個人，他們對於這「國際」底真正地位並不明白或並不關顧。非常的步驟是必須要採取的了，而這些步驟，又是由馬克思來想出的，並由他使其在「海牙代表大會」上見之實施。這「國際」在一個正式的決議中，曾聲明對於巴枯寧底行爲不負任何責任，而巴枯寧也就是上述那些愚蠢的和可憎的份子中的最活動的一個。當時（在一般反動底黯影之下），既然不能夠應付那向「國際」提出的更大的要求，既然除拚着犧牲消耗勞工運動之生命的血液而外不能夠積極地繼續活動，那麼大家就同意把這個組織暫時從舞台上撤退，而改以美國爲一總委員會，底駐在地。這一決定常爲人所批評，但結果曾已證明他是正確的。一方面，這個辦法免除了「國際」在無效益的暴動上所被加給的責任。另一方面，各國社會主義工人政黨間那種繼續而親密的結合曾證明，利益底共同性及情感底融洽性（由於這「國際」底形成而在各地工人間喚醒起來的）能夠離開一種正式的「國際工人協會」底存在——牠在一時間曾已成爲進步底障礙——而獲得積極的表現。

在「海牙代表大會」之後，馬克思終於能夠獲得了休閒而重新進行他底理論方面的研究；現在我們很可以希望，資本論底第二卷能夠不久準備好付印。

在使馬克思之名將顯耀於科學史中的那許多的重要的發現中間，這裏我們祇能舉出兩

種。

第一是他在我們對於普通歷史的一般認識中所造成的變革。到今日爲止，流行的見解是歷史變動底終極原因應於人類之變動不居的觀念中求之；而且，在一切的歷史變動中，政治的變動是最重要的——是在歷史中佔主導地位的。人們不會費心去追問，觀念是從哪裏走入人們底頭腦中，也不肯去探討政治變動底基本原因是什麼。祇有較新的法國歷史學派以及，就某種程度而言，最近的英國歷史學者，才被迫而不得不相信，至少自「中世紀」以來，歐洲歷史底主要動力是新興資產階級向封建貴族奪取社會政治權力的那種鬥爭。但馬克思已經指明，到今日爲止的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他並指明，在一切繁複的政治鬥爭中，真正的爭點僅在於社會諸階級之社會上的和政治上的優勢——是久已在位的某一階級要保持權力的，一種鬥爭，也是居於下面的某一階級要起而獲得權力的一種鬥爭。但這些階級是怎樣發生的，以及牠們底生存所依靠的是什麼呢？階級所由發生的，而且牠們底生存所依靠的，是社會在任何時生產生活資料及交換生活資料所稟受的物質條件。

「中世紀」底封建制度所根據的是小農民社團底自足自給經濟，而這些社團底本身差不多曾生產出牠們所需要的每一種東西，因而實際上也就沒有交換制度。但隨着城市底興起，曾發生了一種手工業制度，而且商業也發展起來了——起初是一國的，而接着是國際的。因而也就發生了城市的資產階級；而且，即在「中世紀」結束之前，這一個新的階級，在其與貴族鬥

爭之後，本也已經在社會底封建秩序中取得了彼許與的地位。接着，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特別是在歐洲以外的世界被發現之後，資產階級開始看到有一個較前此廣闊得多的地面可供其作商業活動，因而對於其工業，感覺到一種新的興奮。在大多數生產領域中，手工業讓位於工廠的製造制度。於是，由於十八世紀底發明（特別是由於蒸汽機底發明），大規模工業底發展就成為可能的了。而這又反轉來發生了對於商業的作用，因為，在較落後的國土中，牠排除了舊式的手工業，而在較進步的地帶，牠招來了新的交通手段——汽機轉運、鐵路及電報。這樣，資產階級便越來越能夠把社會的財富和社會的勢力集中在牠底手中，而政治的勢力却仍然專屬於貴族以及以貴族為基礎的君主國家。但在某一階段上，資產階級也同樣地能夠奪得政治的勢力（這事在法國曾由於大革命而發生過），那麼由此牠就可成為統治階級，統治着無產階級及較微弱的農民階級。

依照這種看法，我們對於一切歷史的事變，就可以找到一種最簡單的、可能的解釋；祇要關於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我們能夠有充分的認識——但我們底職業的歷史學者們却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一種認識。而且，這樣對於流行於任何歷史時代的諸觀念，我們也就能夠馬上給以解釋，而認出牠們是當時的重要經濟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發生出來的社會政治關係底一種產物。馬克思底發現是第一次把歷史安放在牠底真正基礎之上。人類必須喫、喝、穿、住，總之必須工作，然後才能爭取統治或作政治學、宗教及哲學底修養——這一明顯的事實（雖然明顯，